

## 哦,听着呢

◎王会亮

我和妻子有时会为一些芝麻大的事吵嘴,吵到极限时,我甚至会有离婚的念头,就给乡下的母亲打电话,倾诉一番。每次无论我如何数落妻子的过错,母亲都只是慢悠悠地说:“哦,你说、你说,我听着呢。”后来我发现,当我想进一步听听母亲的意见时,她都避而不谈,还找借口挂了电话。

我问母亲为什么老搪塞我,老人家说:“没有不吵嘴的夫妻。清官难断家务事,你给我打电话诉苦,是正在气头上。更何况我也不知道你们到底怎么回事儿,说你错了,你肯定听不进去;说你对了,又会助长你的脾气。所以,我只听不论事儿,让你先消消气……”

哦,听着呢!母亲就是用这样一种简单的方式,让我一次次回归心平气和。只当听众不评论——有时候,就是一种好办法。

## 同谁和解

◎语末

去外地,让老公帮我在网上买车票。到车站,取好往返票,就塞包里了。

去时顺畅,但返程时,却出现了怎么想都想不到的坎坷。当我按着车票上的出发时间,拿着车票进站检票时,工作人员叫住了我:“这怎么是昨天的票?”

“啊?昨天!”我赶紧就接过车票。一看,可不是,清清楚楚昨天的日期。

我瞬间就瘫了,工作人员看着我着急,就跟我讲:“网上买的吧,好多人在网上买往返票时,都出现过类似的情况,换票时忘记更换日期。你赶紧去人工售票处问问,看看这趟车还有没有票。”

我点头,转身就朝售票处跑。天助我也,还有票,我赶紧就买了,然后迅速检票上车。坐到车上,我的心终于落地了,但是,刚才这一通惊吓却让我久久不能平静。我拿出手机,给老公拨过去,打算大骂他一顿。但,没打通。

带着一肚子怒气,我摩挲着那张错票,心里不免开始心疼,毕竟好几百块钱呢。我又拨,还是没接……

唉,算了,骂有啥用呢?再怎么骂也是无法挽回,到最后钱回不来了,还让自己生气、家人吵架。自己的目的是坐车,最终坐上了,就得了。

我就这样开始“佛系”了。

我又用安徒生那篇《老头子做的事总是对的》劝自己:里面的老头子把家里的一匹马最后换了一袋烂苹果,他的老婆都没有埋怨他半个字,依然在夸他“老头子做的事都是对的”。虽然老太太这种盲目崇拜的行为并不是很明智,我也可以先向那个方向稍做靠拢嘛!

我还展开了自我批评,我想自己也有错,拿到车票的时候,为什么不全面检查一遍呢?

就这样大大地自我安慰了一番、逐渐心平气和之后,我才提醒自己:唉,其实凡事还是要自己多留心。

本版投稿邮箱  
2457901059@qq.com

## 新居心态

◎霍寿喜

最后,大李瞄上了我家客厅放的一盆名叫“滴水观音”的绿色植物。这东西是搬家之前为了净化室内空气,我从花木市场用几十元买来的。原本枝繁叶茂、郁郁葱葱的,但几个月下来后,只剩下顶上三片绿叶了(两小叶朝上、一大叶伸边)。其他所有的人都劝我将这盆东西扔了,说是影响新家的美观。我想扔还没来得及扔,却被大李盯上了。大李左看看、右瞄瞄,终于说话了:“你真不愧是搞艺术的,这盆植物多么像我们黄山上的迎客松呵。”

我和妻子在拍手叫绝的同时,也没忘记留大李喝两杯。酒是好酒,但菜太一般了——总共只有四个菜:我在下面卤菜摊买了一盘鸭掌和一份猪蹄,妻子在自家厨房炒了两个素菜。大李的胖儿子也特爱吃卤菜,啃完了鸭掌,又用手抓猪蹄啃,等到饭盛上

来,小家伙都差不多吃饱了。他的双手和嘴巴全都沾着油,还没等妻子拿来纸巾,就顺手在我的衬衫上擦了几下。

“这孩子!”大李怒目圆睁,举手就要打儿子,幸亏我的手挡得及时。“孩子没错,就应该在叔叔身上擦油,别管是不是新衣服!”

大李醉醺醺地问我:“老霍啊,你怎么这样无原则地护孩子呢?你对自己的儿子也这样,还是因为我是客人才这样?别客气,我来说这小子。”妻子赶忙接话:“我知道怎么回事——反正再脏的油衣,也是由我来洗!”我对妻子挤了挤眼睛,意思是有些话等会儿再说。

大李带儿子走后,妻子就厉声问我:“孩子把油手往你身上擦,你怎么还说是应该的呢?”

我白了妻子一眼,说:“孩子那会儿逮啥擦啥,如果没擦我身上,就肯定往旁边的新墙上擦。”



## 家暴阴影

◎海风

我爸我妈结合在20世纪70年代初,盲婚哑嫁,婚前远远地见过几次面,没说过一句话、没约过一次会。我爸属龙、我妈属虎,之后我们家历来是龙虎相争、各占山头。

我不知道我哥出生时,我爸我妈有没有那么点感情,反正我依据他们对我的一贯态度判断出我是他俩一时激情的产物。据说那会儿,我爸我妈已经分床七年,各住各的房间、各烧各的饭菜。别人家的父母生儿育女三年抱俩,我和我哥的年龄整整差了八岁。也就是说,我爸我妈八年对垒,没分胜负。

我属蛇,农村人习惯称为“小龙”。我妈就说:“你和你爸是‘一国’的!”我妈喜欢我哥,不喜欢我。因为我的属相,因为我小时候长得像我爸,脾性像我爸,因为她认为我和我爸是“一国”的。

酒逢知己千杯少,话不投机半句多。我爸我妈仿佛前世的冤家、今生的对头。他们经常吵架甚至打架,不分时间、不分地点、不分场合,有时候是早上,有时候是晚上;有时候在家里,有时候在

地里;有时候当着我哥哥的面,有时候当着外人的面。在体力上,我妈不管多么高大,我爸不管多么矮小,我妈都不是我爸的对手!我妈挨了我爸的揍,心里的火发不出来,就拿我出气。我不敢反抗我妈,也不敢告诉我爸,怕他俩因为我打得更厉害。

有一次,我爸我妈又因为鸡毛蒜皮的事扭打在一起,我妈高声叫骂,我爸的拳头像雨点般落下。哥哥偷偷躲出去了,年幼的我跑过去劝架,我妈扔过来一个茶碗,正好砸到了我的额头,血直往外冒。我爸我妈这才不打了,总算知道带我去乡卫生院看伤。

我夏天不敢穿裙子、不敢穿短袖衣服,怕被同学和老师看见身上的伤。即便这样,班上还是有同学知道我身上有伤、家庭不睦、父母打人,有的人就经常用看怪物的眼神看着我。

学校是我逃避我爸我妈打架的唯一避风港,我甚至会主动要求去要好的女同学家里借住。我特别害怕放学,害怕回家,害怕我爸我妈因为一句话、一点小事就打得头破血流,我连睡觉都会从

噩梦中惊醒。

那个年代不时兴离婚,哪怕夫妻打破头、出了人命,也不会离婚。从我记事起,我妈跑回娘家多少次,就被我舅送回来多少次。我爸我妈就这样水深火热地在同一个屋檐下过了几十年。

我读高中后,我妈拿我出气的次数少了,可能因为我长大了不那么好摆弄了,也可能因为我的眉眼出落得越来越像我妈。

参加工作后,我不敢谈恋爱也不想结婚。我怕我会变成我妈那样的女人,又怕会遇见我爸那样的男人。

我哥的心理就比我强大,到了适婚年龄,就结婚生女,一家三口自己住,不和我爸妈纠缠,过幸福甜蜜的小日子。我大学毕业后,也到我哥生活的城市工作。

现在我爸我妈已经吵不了也打不起来了。我爸中风瘫痪在床,我妈也算不错,不计旧怨,成天忙着伺候他。我们兄妹俩商量下来,不管他们过去怎么样,总归是生养我们的人,不能不闻不问,于是合伙给爸妈买了一套小房子,把爸妈从老家接了过来。我们虽然也去他们那里看看,但放下东西问两声后就很难找到话说。